

伯瀛

叩雲樓文鈔

郭柏蔭題籤

岷雲樓文鈔卷三

閩縣劉存仁炯甫箸

上督學李鐵梅閣學書

道光丙午

閏五月十八日存仁再拜上書夫子大人閣下日昨趨承溫
誨垂詢志書一節時以暑熱恐擾興居屏息告退而私懷耿
耿未能釋然存仁曩與校讎之役從接辦總纂高兩農舍人
處飫聞義例故至今猶能記憶秉筆者之苦心敬陳一二請
質丹鉛諒不至蹈出位之譏而重越分之罪也願賜覽焉志
事之興翺自孫文靖公名爾華字平叔維時今中丞鄭名祖琛字夢白方開藩閩省
親綜其成甲午全書告成而議者蠡起其實藉端發難欲修

憾於故太史陳恭甫先生也存仁出故太史門下不敢阿亦不敢嘿請得就其所指摘而詳析之一曰道學無傳周禮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道學儒林分傳意本周官鄉先達意見不同亦自有說平心論之道外無儒儒外無道道學傳叛於元史臣之撰宋史其時秉筆者欲尊崇周程張朱諸子別於儒林前此史漢所未有也恭讀

欽定明史特

削是名足正元史臣之謬今省志義例謹遵

欽定不

從元史臣所以推尊諸儒者甚至何得降而與彙傳者同科乎況既以道學標目將列傳中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反不得爲道學乎此強立名目者之未諳史例也且言道學者首稱

濂洛關閩攷河南陝西湖南通志皆不列道學傳則閩志之
無傳亦不自閩志始也一曰藝文無志蓋省志與郡縣志不
同省志繁止載書目郡縣志少附錄詩文設以郡縣志之法
行之卷帙浩繁不成體例舊志附登詩賦殊乖史體今志有
經籍而無藝文用漢書藝文志例每書輒註著述大旨於標
題之下可稱盡善議者亦不揣其本矣一曰孝義濫入蓋善
善從長秉筆者何所据而敢自加刪削且有三山志閩書前
後通志及藩署請旌冊檔一一可據空言無實者不收豈
得云濫一曰山川太繁舊志山川僅載名勝今改爲形勝區
十郡二府山川而二之詳其關隘險要之門戶海防游汎之

屏障以及陂塘水利之有益於民生者恭甫先生曾條其義例以指通續兩志踳駁舛漏之弊至爲典核詳慎今全稿具在原可單行此考訂有用之書非好繁也如以爲繁僅以爲名勝吟眺之資是亦箋箋小儒之見矣以上四事皆無關典要不過借逕以張其說諺所謂隔靴搔痒可不辨而自明者一曰儒林混入議者大旨側重此條謂故太史不應入儒林而爲是攻擊也按史例才全德備功業彪炳者入列傳儒林者傳經之總名就偏至者言之也故太史著書滿家如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羽翼鄭許有功經學蓋棺論定公道在人自有史法在不得因噎而廢食也明甚夫徵文考獻發微

闡幽鄉先生之責也。今以私嫌芥蒂必釋忿而後快而不能顯指瑕疵力加訂正致全書垂成中止負列憲殷殷釐定之苦心辜六年羣力搜討之勤坐令數年以後蟲蛀霉爛殘缺不全後起無所考訂不亦重可惜乎。曩時同事諸君雲散風流半爲異物莫道其詳。此日歸田諸大老雖有心桑梓文獻而往者皆有位在官未審顛末徒得諸道路傳聞難保失實。且近聞接辦總纂經費無多獨力難支精神不屬輾轉校讎付之不知。史例之手首尾竄易面目都非猶復衆口同聲統名之曰濫至究其所以濫之由則所條五事又茫無左驗矣。夫以桑梓之人習桑梓之事聞見必眞果濫乎不難嚴駁抑

非濫乎無取苟同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奈何逞一時之私見撓已成之全局夫亦意見之未平矣今喜中承重蒞此邦與吾師志同道合懷延訪是誠海邦之福刻下無款議修但願舊稿毋令散佚其新易稿之得失自有公論異日續修舊稿具在則列憲之功德爲不朽矣存仁風木感深灰稿人事感荷下詢冒昧陳瀆爲此邦文獻惜非爲故太史曉曉訟冤也臨稟不勝惶悚之至

此極有關係之作必存辨析處雖有利口亦無可置喙近陳扶雅志稿王懷珮地理沿革者俱付鏤刻皆可傳者其奈後起爲雄者何哉

章鉉讀

論志乘體例無偃蹇罅漏可擊

宗彝讀

斷制根於史識後之撰史乘者得所折衷非一家私言也
自異議興功隳垂成文獻闕如成十郡千秋之憾事惜哉

圖讀

立志說示次泉六弟

丙午

孔子曰十五志學孟曰尚志記曰士先志朱註曰志者心之所之合之聖經知止註云知之則志有定向志學者何志道也道者何日用所常行契所敬敷之五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心法也看來似高遠其實平庸乃人倫日用所共由之道夫婦之愚可與知與能之道也俗學呻其佔畢大都不識立志二字作何解舍科舉無文章舍利祿無經濟道其所道志其所志非吾所謂道與志也是以悠悠忽忽枉過一生於聖賢門牆直隔萬雲障病在不知立志耳卽有稍知奮志者不過如蘇秦之發篋苦讀以錐刺股揣摩之術既

成博取人間富貴如此奮志豈不大悞事其流爲瑣猥凡鄙
之小人自無足怪必如王曾之志不在溫飽范文正公爲秀
才時以天下爲已任斷齏畫粥何等窮苦而立志既定彷彿
樂行憂違意思有許大志趣方有許大功業今人志趣凡鄙
坐在不讀書將聖賢看作天上人聖賢路上事看作上天路
高不可攀試思孟言人皆可以爲堯舜何等平易所苦見地
不高路徑不真故不得其門而入耳竊嘗論之天有十日人
有十等貴賤有倫也而賢愚亦有等有千古之人有天下之
人有一國之人有一鄉之人有無聞之人大聖大賢大忠大
孝千古之人也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天下之人也碩德宿望

老成典型一國之人也束修自好德不及遠鄉黨稱爲善士者一鄉之人也饑而食飽而嬉跂行喙息艸枯木腐相比倫者無聞之人也嗟乎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以似以續頽然待盡豈非此生一大恨事而往往因循荒怠以流於此者不知立志之故耳下此則無忌憚之小人須將史傳中情狀作一反勘則上達下達之機在是矣大抵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一層進一層一步緊一步是下學上達措手工夫今學者驟語以四子之精微六經之義蘊試問以知止謂何得止謂何有望洋驚嘆而不知所下手者竊謂因文以見道不如從讀史入門賢奸並列好醜雜陳博涉之以永其趣昔東坡

少時讀范滂傳而問母曰兒能滂乎母曰兒能滂母獨不能爲滂母乎某某講昌黎張中丞傳後文兒女僕妾環聽泣下文之能感發人心也如是史傳中可歌可泣可喜可愕可羞可鄙之事讀之則胸有把握願學何等人願學何等事志在學問志在功業源同流分先自胸有成竹仍步步以小人作反照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危乎微哉出此則入彼鞭策向裏刻苦向上不甘爲泯沒無聞之人則漸進而爲一鄉之人矣由是參之六經以匯其理約之四子以定其趨則志慮光明心志通達立志既定孳孳不已隨其才分境地之所至進而爲一國之人焉天下之人焉處爲大儒出爲名臣孰不從立

志中來哉下視塵世擾擾如溫嶠燃犀百怪畢露不能匿其
情狀心地光明則省察愈密不敢以一息稍墜小人之歸此
聖賢初入門之一端也進此則據德依仁游藝所操愈熟所
造愈純經曰蒙養聖功立志可不務歟否則志無定向浮沈
隨俗輦悅之學弋獵科名立志一非卽倖而得第異日居官
毫無作用既不免無聞之誚又安知不流於小人之歸愈趨
愈下而不知止也悲夫

極樸極雅極庸極高此窮理讀書之力

歐齋林壽圖同治甲
戌二月清明日記

此篇評六弟樂志論稿尾向不示人直抒胸臆不假一毫
修飾去年檢出補編古文稿而吾友林歐齋謬爲許可知

修辭立誠無意求工而文自真摯可存

同治甲戌三月初六日
自記於道南書院

題次泉六弟前述志篇後

筆致與仲長統樂志論相似文人寓意筆墨認真言志不作此解孔門言志三子談經濟而子獨與點點之沂水春風與回之簞瓢陋巷一樣高致是素位而行境界是活潑潑地天地同流萬物得所氣象方與孔之老安少懷意思有合故大註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不可誤看曾點作曠達一流人一味安閒嬾散無補人世聖人斷斷不許他了後來諸葛忠武抱膝隆中淡泊明志有此種蕭閒氣象迨草廬一出幹出許大功業何嘗一味清閒無用乎此處認得清明識見高妙矣吾弟天性質厚魯而困學近日苦心孤詣靈明日啓所患

胸次狹由讀書少耳須將子史集博涉其趣史傳中有忠孝
節烈儒林文苑循吏獨行孝義隱逸各種人本傳讀之心中
羨慕何等樣人可法可傳或以節義傳或以功業顯或以文
章著胸中方有把握立志先定然後合之經以立其準約之
四子書以要其歸則字字句句都有心得我心中要學何等
人所謂君子上達也聖賢一路人從何處做起昭昭然白黑
分矣反面再取不好人參看讀書既多則小人之情狀如燃
犀照妖肝膽畢露以之持身涉世志氣清明方不是草枯木
腐之人另撰立志說一首與汝相印證焉

此篇題在六弟稿末隨筆寫去後又衍爲立志說刪此首